詩語背後

大南山的述說

●江 鄰

秋意起南天　熙熙訪壽仙
何來前後海　誰譜風雲篇
一水春潮湧　九州霽色鮮
還看絲路上　深港共揚帆

南頭半島位於珠江出海口與深圳灣之間，原本是一個狹長的半島。島上有峰名大南山、龜山、小南山，海拔分別為336米、275米、150米。加上一些更低矮的山丘，諸峰逶迤，形似巨蟒蟄伏。半島東南端有一豁口，如巨蟒張嘴吸水，稱蛇口。

不過現在南頭半島已不復狹長，兩旁凸出了許多，那是40年來填海造地的結果。若從高空俯瞰，半島與其說像巨蟒，不如說更像大海龜，逶迤諸峰已然從蛇身變成了龜背。碰巧，龜年鶴壽，壽比南山，如今的大南山確實成了著名的壽文化道場。

我曾多次佇立於深圳地圖前，凝視着這個神奇的小半島。東履深圳灣盈盈碧波，蛇口自貿區意氣風發；西瀕珠江口滔滔流水，前海合作區方興未艾。想當年，蛇口打響了改革開放第一炮；看如今，前海寄託着多少人對未來的暢想。深圳稱鵬城，南頭半島恰似鯤鵬之首，引領這座南國新城，風雨無阻，振翅飛翔。

上大南山，可從三個方向登頂：北有東濱路登山口，東有海關登山口，南有別墅登山口。每個登山口都不止一條登山路線。其中，北登山口除登山步道外，還有盤山公路，路程較長但坡度稍緩，可駕駛，可騎行，亦可安步當車。海關登山口初始有一段緩坡路，然後就是石階了，路不長，但比較陡。別墅登山口經龜山上大南山，路程也是比較長的，而且抬腳便是石階，攀登起來頗見功力。

此次大南山之行，我們是從別墅登山口上山，海關登山口下山的。別墅登山口有兩條登山步道，東為一號登山道，西為別墅登山道。為更好觀賞珠江口及沿岸風光，我們選擇了路程稍遠的別墅登山道。

登山道入口處，紅彤彤的四個楷體大字「壽比南山」鐫刻在錯落排列的四塊烏黑巨石上，有一種躍動感。旁邊是陡峭的石階，往上攀爬，走得急了，竟有些氣喘吁吁。一些路段修在懸崖上，往下看隱隱生出眩暈的感覺。不過，越往上走，視野越開闊，山海大觀的意象撲面而來。

反映壽文化的亭台碑刻，也漸漸多了起來。祈壽亭、延壽亭、益壽亭、福壽亭、集壽亭、祝壽亭、賜壽亭以及百壽廊等，依次映入眼簾。或亭台內，或山徑邊，或崖壁上，不時可見描述五禽戲、八段錦的石刻，圖文並茂地解說動作要領。

路旁斜坡上橫臥一黝黑巨石，上刻數段養生箴言，有的出自坊間，有的則是聖賢語錄。其中兩段，當下讀來，感觸尤深。一段《論語》：「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一段《莊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各段語錄隨意排列，標點和分段並無一定之規，好在都是些熟悉的話，讀起來並不費勁。最後歸為一聯：但願有頭生白髮，何憂無地覓黃金。

我們在箴言石旁駐足吟誦，權作小憩。隨後繼續攀爬，又見山石上刻有一聯：老行千里全憑膽，吟向千峰屢掉頭。此聯出自清代詩人袁枚的絕句《老行》，個中意境，正合我心。但不知為何沒把後兩句一併刻錄出來：總覺名山似名士，不蒙一見不甘休？須知腳下的大南山，於我也是名士般的存在，不見不休啊！

沿途建有數個視野極好的觀景點，而尤以齊天亭和明燈廣場為最，分別位於龜山和大南山之巔，可360度觀賞南頭半島周邊景物。北望南山、寶安中心城區，自然是一片繁華。高樓大廈間隱約可見南頭古城舊址，迄今已逾1,700年。古城一向是新安縣（轄今深圳和香港）縣治所在地，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而今，隨着「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出台，深圳、香港再次成為重要的節點。新舊對比，分明感受到一種歷史的傳承和脈動。

南望珠江口伶仃洋，被南頭半島分為東、西兩個部分，東稱后海灣（深圳灣），西稱前海灣（大鏟灣）。后海一帶，遠有香港流浮山、天水圍景觀，水天一色中，山走城隨，飄逸靈動；近有蛇口港和深圳灣超級總部基地，活力四溢，充滿期待；深圳灣大橋橫臥萬頃碧波之上，成為深港合作優質發展圈主動脈。前海一帶放眼望去，桂灣金融商務城、前灣綜合產業城、媽灣自由貿易城交融發展，一片火熱景象；廣深沿江高速公路御波踏浪，如一條玉帶飄然北上，把前海合作區大擴容之後各區塊串連在一起；由遠及近，小

灣區之眼　作者供圖

南山率媽灣、赤灣奔來眼底，葱鬱的山水勝景和繁忙的港口貿易中，依稀透出媽祖廟、宋少帝墓、赤灣炮台、林則徐銅像承載的歷史風雨。

於斯時，南向東、西水域上，平波如鏡，長橋如虹，李太白「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意境勃然而現。只不過，詩仙的小山水固然灑脫空明，終究不如眼前的大山水豪邁壯美。

沿江高速公路蜿蜒越過前海灣，與湛藍的海水相互映襯，如一隻天眼遙望星辰大海。這被稱作「灣區之眼」，大名鼎鼎的前海石便屹立在旁邊。前海依託香港，服務內地，面向世界，正着力建設「特區中的特區」，打造「最濃縮最精華的核心引擎」。在這一偉大歷史進程中，深圳、香港雙城故事必將精彩紛呈。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前海要增強與香港的關聯度，為香港結構優化發揮槓杆作用，為香港發展拓展空間。深化深港合作，相互借助，相得益彰，在共建「一帶一路」、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高水平參與國際合作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猶記得，蛇口改革的操盤手招商局這樣概括「蛇口基因」：企業業務層面的變革，推動思想、人才和生產力層面的解放，創新實踐像一根注入外來有益經濟因素對傳統經濟體制進行改革的試管，開啟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代。如今，若以蛇口為原點畫一個100公里半徑的圓圈，大灣區中心城市盡在其中。這是一個擁有兩制優勢和最強創新活力的圓圈，承載了10萬億元的GDP，分布着7座機場和7大港口區，高等級的鐵路、公路密如蛛網……

撫今追昔，我彷彿聽到了當年蛇口的開山炮聲，聽到了總書記三次蒞臨前海向全世界發出「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的莊嚴宣示，一幅大灣區的壯闊畫卷在眼前徐徐展開。以這樣的視角看大南山，它顯然不只屬於深圳，也屬於中國，屬於世界。

憑欄遠眺，天高海闊，一曲《水調歌頭》，悠悠浮上心頭：

秋露凝珠水，明月下青山。何處當年偷渡，回首已茫然。殺出一條血路，換得通衢華宇，彈指四十年。南粵春潮湧，天下敢為先。

過蛇口，倚前海，跨雙灣。幾片灘塗舊地，次第展華顏。且以灣區支點，聯動九州槓桿，絲綢舞人寰。放眼新時代，風正再揚帆。

字裏行間

淺說通俗文學

●黃仲鳴

客問：何謂通俗文學？

一時語塞。

客又問：鄭振鐸口中的「俗文學」即是「通俗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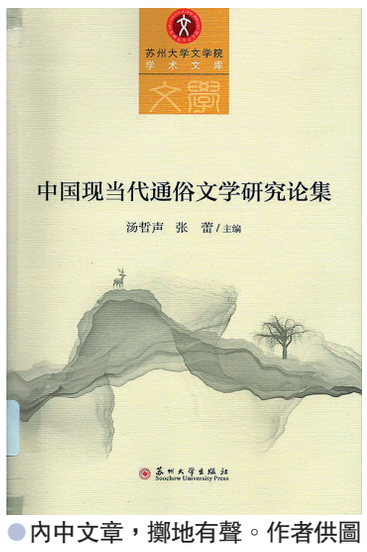
這一問，立時不語塞了。

我說，鄭振鐸在《中國俗文學史》中說：「俗文學就是通俗的文學，就是民間的文學，也就是大眾的文學。」這說法大有問題。

湯哲聲有篇文章指出，通俗文學不是平民文學、大眾文學和民間文學。湯哲聲引經據典，指「平民文學」緣自五四時期，周作人認為，平民文學是以普通的文體，記普遍的思想與事情；其次，平民文學是以真摯的文體，記真摯的思想與事實。按這標準，純文學達此標準，也可以說是平民文學。

至於民間文學，常與通俗文學混淆。民間文學是民俗學的一個分支，與通俗文學應該是兩個學科。鄭振鐸的《中國俗文學史》收集、整理論述的是中國民間文學，與通俗文學混淆。

至於大眾文學，是否相等於通俗文學？這也說不通。大眾文學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後所提出的：文學要大眾化。即是，作品要被大眾理解，可以提高大眾的文學修養；概括地說，要用大眾所熟悉的民間文藝的手法，將新的大眾要求滲入其中，教育和啟蒙民眾，這即是「化大眾」。是左聯諸君子的提倡，與通俗文學是有所分別的。



●內中文章，擲地有聲。作者供圖

客追問：那通俗文學究竟是什麼文學？

通俗文學源遠流長。按鄭振鐸的分類，中國古代通俗文學包括詩歌、小說、戲曲、講唱文學等等，但現代的所謂通俗文學，主要是以小說為代表的敘事作品。這有三個特點：1、通俗性，言不在深，民多能懂。2、故事性要強，蓋情節不曲折，怎能引人入勝？3、娛樂性，讀之應有味，不懨懨入睡而能喚起精神。

因此，依中國傳統，通俗文學就多指通俗小說而言。湯哲聲就持此說。

不錯，散文就很難界定是「俗」是「雅」。

湯哲聲的文章見於他和張蕾主編的《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研究論集》（蘇州大學出版社，2020年），所收文章都是擲地有聲，如范伯群、徐斯年、曹惠民、張蕾等。當然，范伯群教授是研究近現代通俗文學最深的學者。他的鴛鴦蝴蝶派著述，我早就看了。在這書中，他有篇〈超越雅俗、融會中西〉，對張愛玲有這描述：「（她）最善於將古、今、中、外、雅、俗的文學味汁成功地調和融會在她的作品中，形成她小說的獨一無二的情韻，使其能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獨樹一幟。」張愛玲喜歡看小報，也愛讀通俗小說，她寫小說，是否有秉着「超越雅俗」之心？我相信沒有。她應是「通俗」的，後來在評家的讚賞下，她就脫俗而雅了，或者兩者並融了。

有人說，文學何須分雅與俗？只須分好看的和不好看的就行。這或言之成理；以前我也持此看法，但純文學和通俗文學確有分別的，起碼在語言和類型方面便有所不同。這還須深入探討。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悼李我(10)：紮腳布一又長又臭；譖贅；譖氣、長氣譖氣、又長又譖；長而不譖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上回」講到說非三言兩語能交代清楚的情況可用「水蛇春咁長」來形容之，且明確指出此話語雖有頗長之意卻非一面倒只含貶義。然而，筆者發現有內地網頁描述如下：

水蛇咬人的時候會發出臭味，加上其本身比喻長度的意思，「水蛇春咁長」具體而言，是形容文字或說話「又長又嗅（臭）」，令人出現抗拒之意。

「嗅」，讀「侵1-3/cam3」，有寫「侵」、「噚」、「噆」、「譖」，又以「譖」廣為人用。廣東人會用「譖」形容說話重複，教人吃不消，與「囉嗦」、「拖沓」意近。以「譖」配詞，用詞有：

譖贅；譖氣、長氣譖氣、又長又譖、又長氣又譖氣

「譖贅」就是「冗贅」，指繁雜而多餘。說到這裏，筆者猛然想到「譖」的本字大有可能是「冗」：

「冗」讀「擁」，與「沉」近形，所以從來就有不少人把「冗」讀成「沉」，如：「冗長」、「冗贅」讀成「沉長」、「沉罪」。「沉/cam4」通過音轉讀成「cam3」；人們便「將錯就錯」，接受以「cam3」這誤音作「冗」的正音，繼而創造了上述與「譖」相關的用詞。

說話須用「氣」，廣東人就用「長氣」來形容「話多」；通常「話多」少不免「重複」，所以就生成形容「話多且重複」的「譖氣」、「長氣譖氣」、「又長又譖」、「又長氣又譖氣」了。

「臭」指令人厭惡的，沒直接有「多餘重複」（冗）的意思，足證將「又長又嗅」與「又長又臭」作等量齊觀是不合理的；更何況「水蛇咬人的時候會發出臭味」的情況應屬不實資料。

說到「又長又臭」，這原來與中國舊社會的一個陋習——「紮腳」有關。「紮」有「纏」、「裹」的意思，所以「紮腳」又叫「纏足」、「裹腳」。「紮腳」一般從四五歲起——以長布條把小女孩雙腳緊紮，直至成年骨骼定型後才把「紮腳布」解開，解開後就形成畸形的小腳；若腳長少於三寸，即達到「小腳為美」的最高標準——「三寸金蓮」。據說「紮腳」始於北宋、盛於明清；清朝被推翻後，孫中山先生下令禁「紮腳」，這種具畸形審美觀的惡行才正式壽終正寢。

一般人心中有個疑問，「紮腳」後會洗腳嗎？要達到「紮腳」的預期效果，該狀態須保持一段不短時間，之後才會解開來洗。由於「解-洗-紮」的過程繁複耗時，所以不少婦女索性減少洗腳的次數；無論如何，長時期「紮腳」都會令腳部連同那長長的「紮腳布」發出惡臭來。就此情況，廣東人創作了以下的一個歇後語：

紮腳布——又長又臭

比喻言論冗長且陳腐，令人難以忍受。

李我1948年開播的文藝小說《慾海》，歷時長達八個月；要不是內容豐富、情節俐落，又怎可撐下去呢？從李我的《天空小說》，聽眾完全感受到那「長而不譖」的「講古」風格。還記得「悼李我（2）」中筆者曾提到「我與李我雖非屬同一行頭，可兩者在創作的歷程和作風上確有相近」嗎？所指的就是筆者的「寫稿」風格與李我不謀而合，也是「長而不譖」的呢！

豆棚閒話

從鞋開始

●青 絲

偶然看到一句話：鞋子要是夾腳，世界再大也與你無緣。細一琢磨，不禁深有觸動。生活中很多東西看似不值一提，卻對人的幸福感影響至深，如鞋子、枕頭。都說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人如果沒有一雙舒適合腳的鞋，無法解決即時的困擾，確實是行之不遠的。

承現代物質文明之利，鞋子在今天是最普通的消費品，除款式材質多樣，還能從季節和功能上細分：運動穿的、休閒穿的、搭配正裝穿的、扮靚穿的……既舒適得體，價格也豐儉由人。但是上了點年紀的人，都知道鞋子在昔日生活中的比重。過去工業化生產程度低，大多數人都是一雙鞋應對各種場景，晴也是它，雨也是它。1980年代有一首粵語老歌《一雙舊皮鞋》：「一走數千里風雨中沖曬，現在皮鞋已穿歪……」唱詞就極切近幾代人的深層記憶，還原了許多人曾有過的生活。

所以在過去，文藝作品裏的舊鞋子，是最直觀的貧乏意象。我幼時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保爾柯察金在西伯利亞修鐵路，腳上穿的舊靴子的鞋底與鞋面已完全裂了開來，他用繩子勉強捆紮後仍每天踩在凍雨和泥漿中堅持勞動。

這一段描寫，意在塑造主人公不畏困難的獻身精神，卻曾給我帶來了一塊難以啟齒的心病。有一段時間，我出門常擔心自己的鞋底也會脫掉，陷入到保爾式的困境中——或許是這部作品把美好生活的定義分裂成為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向，人格追求與對高品質物質生活的追求，被視為是無法共存的，這一巨大分歧引發了我的潛在擔憂。

此外，鞋子獨特的展示性，也與人的品位密不可分。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紳士，穿鞋都是以半舊為時尚，皮鞋總是修了又修，懂行的人瞟一眼，就能從皮革的質地以及修整的痕跡，判斷其主人的品味修養之充實完美。1980年代，我在一本香港雜誌上看到一張照片：歌星羅文站在自家的落地窗前，手捧一本書閱讀，腳上穿了一雙休閒皮鞋，與周圍的環境極為妥洽協調。我當時覺得，這一畫面就是我畢生想要追求的境界——做一個博覽群書又有着一定經濟基礎、講究生活品味的人。

後來，我用寒假打工賺的幾十塊錢，買了一雙款式相近的繫帶休閒皮鞋。可是才穿了沒幾天，鞋幫上就被劃了一道很深的口子，讓我心疼得恨不能是劃在自己的腳上。多年後看書，美國作家米奇斯皮蘭的汽車丟了，車上還放着一部長篇小說的手稿，但他只心疼車，覺得丟了的手稿再花幾天時間就可以重寫出來。這種「窮人心態」，於我心有感慼焉。人只有從物質到精神都充裕豐足，才能活得更為輕鬆。只不過，路需要自己去探索，首先是找到一雙合腳的鞋。

生活點滴

門票的喜樂

●吳翼民

前些日子我們全家去浙江一個溶洞景區遊覽觀光，到得景區門口，我按慣例出示身份證以求得免票的優待，孰料門崗檢票員雙手一攔，正色道：「我們這是私人開發的景區，沒有免票優待。」我說：「我已經過了70周歲，應該享受景區門票免票優待。」檢票員堆下笑臉解釋說：「對不起，我們是民營公司，經過有關部門核准的，不存在免票優惠。」我想了想，覺得對方也是有道理的，偌大一個溶洞景區，有民營公司耗巨資開發，利國利民、有利於發展旅遊觀光事業，總得讓他們回收丁點兒成本嘛，於是就乖乖去買了全票，進入溶洞景區。

進得溶洞，我立時被那既宏大壯麗又曲徑通幽的景觀所震撼，這樣規模的溶洞在江南一帶委實罕見，倘沒有那個民營老闆慷慨解囊予以開發，可能就永遠埋沒在茫茫山野之中，民營公司取消對任何對象的優惠待遇似也有道理。回想過往，確也多次遇到過某些景區不對任何人優惠的事兒，誰投資開發誰就有回收成本的權利，這應該符合經濟規律、市場法則。那種不分青紅皂白的優惠政策反而有傷投資人的積極性，對開發旅遊資源及其他資源都會有負面影響。

不過，大多旅遊景區應是大自然對子民的饋贈或是先人留給後人的福澤，實行必要的優惠政策是對的。國家也確實推行了對各類人群的優惠政策，最面廣量大的是對老人們的優惠。筆者從60周歲開始，每外出旅遊，總能獲得不同程度的優惠，內心感謝改革開放帶給普通百姓的紅利，感謝政府部門給予老年人的福利，便如乘坐公交車也是如此。筆者剛達60歲時，還挺不好意思在公交車上出示「老齡卡」，後來才漸漸適應。有的地區為免老人與上班族爭坐公交，對老人發放車費津貼，老人口袋多了一筆進項，公交車果真不再擁擠。可見為政者在施政時大有迴旋餘地。

風景區門票對老人及其他特殊人群施行優惠政策很有必要，是國家富強昌盛的一個標誌，但難免也會出現某些漏洞，比如說身份證的確認就很麻煩，張三用李四的身份證冒充一下大抵能輕鬆過關，更有人冒充殘疾人一路綠燈呢。一次我參加一個去皖南及黃山的旅遊團，團裏有一對穿着時髦的青年男女，剛剛在車上還有說有笑的，到了棠樾牌坊群景區進大門的時候居然打起手勢來一通「咿咿啞啞」的啞語，還出示了他們的殘疾證件。有知道實情的朋友偷偷告訴我說，這種現象還不少，年紀輕輕的就會作弊去哪兒弄一張殘疾人證，什麼殘疾都不如裝聾作啞來得方便，於是就省了一筆又一筆門票費呢。對於這樣裝聾作啞的作弊，我反而啞口無言。

然而，絕大多數人對於國家的門票優惠是感恩在心的，該享受就享受，不該享受就不享受，絕對不會做出蠅營狗苟的骯髒事，相反，有人還反其道而行之，不享受優惠還感到精神上的快樂。譬如那年我們全家去西安參觀兵馬俑，進景區大門排三條隊伍，65歲以上門票全免為一條，60歲至65歲門票半免為一條，60歲以下門票全票為一條。筆者當然屬於第一條隊伍，拙妻到65足歲還差一個月，我一時心生僥倖，讓妻子跟我排一起，看看能不能趁機過關？但妻子堅決不認同，毅然排到了第二條隊伍，還故意揚着身份證洋洋自得說：「瞧我到底比你年輕許多，你享受全免，我因為年輕而享受半免。」從一張門票上感受和欣慰自己年紀尚輕而喜樂，這難道不是一種人生的境界麼？